

青春十八

花
城
出
版
社

香港

岑凯伦作品集

35

岑凯伦作品集

35

青春十八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林佐华

青春十八

(原名:三个佳人)

[香港] 岑凯伦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 插页 200,000 字

1997 年 12 月第 2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1113-X/I·993

定价:13.80 元

独家版权·翻印必究

序

阡陌

我写序本是偶一为之，当初席绢、于晴、沈亚、林晓筠在大陆藉藉无名，大陆读者对她们的作品一无所知，需要有个人介绍，于是由我担纲承担了任务。

四小名旦一炮走红，特别是席绢席卷大陆，也使阡陌的序随着她们的作品走入读者圈，一时间几乎成了只要书上有阡陌的序便是真作、佳作，殊不知不法书商盗版制假有术，他们或抄袭阡陌的序移花接木，或请人捉刀，制造假序。1996年8—9月间全国冒出五十二种假席绢著作，十二种假于晴著作，还有其他四十七种假的真的台湾言情小说，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署名阡陌的假序言。一时阡陌的序满天飞，文字拙劣者有之，前言不搭后语者有之，错误百出者有之，使阡陌成了推荐假书的祸首，信誉大损。为此，我立言不再写序，这样也好划分时段，便于读者区别真假，以正视听。

然而，不少读者来信要求我不要因此而停止推荐佳作，有位朋友劝告道：“东西让读者鉴别，才是正道。”为此接受花城出版社的邀约，向读者推荐香港爱情小说女作家岑凯伦的五十余部真作。

岑凯伦小姐从80年代出道走红至今已蜚声“爱坛”，独领风骚十余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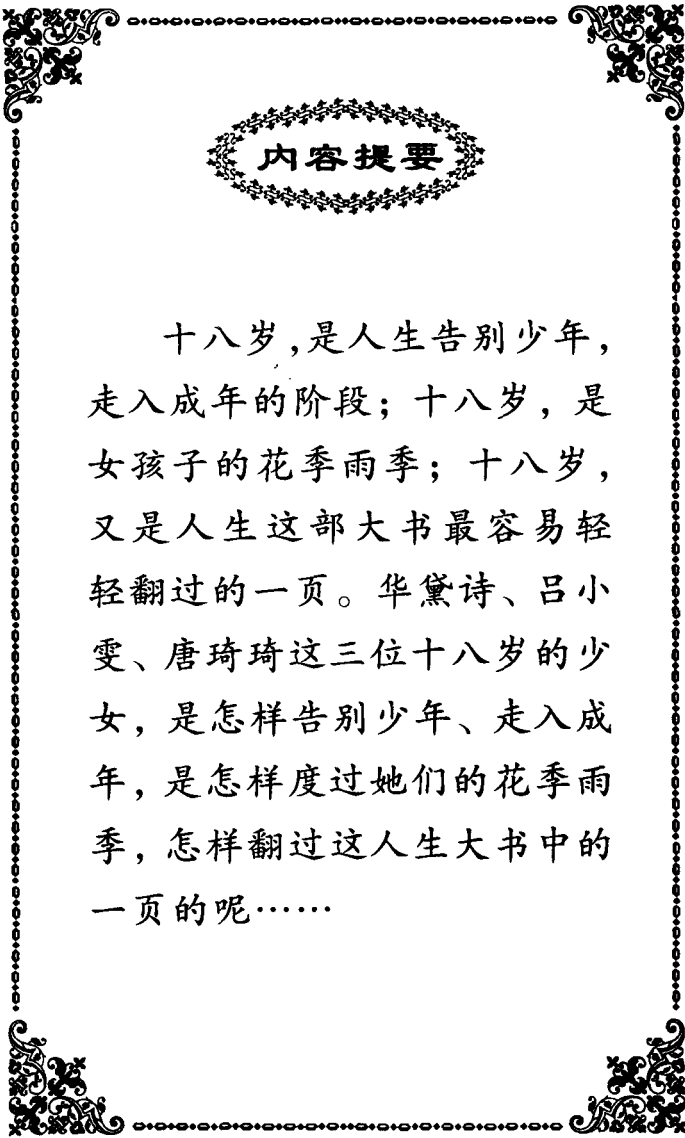
我想任何一事物，能够存在必有它存在的缘由，这个缘由就是广大读者心中的“需求”。

进入七八十年代，随着台、港、新、韩四小龙从崛起到腾飞，香港社会经济日益繁荣，此时读者要求文学有新的面貌，为此带来了文学内容和

作家观照生活的观念的巨大变化。作家的着眼点不再注目于灾难的人生和灾难的社会,而是以欣喜的目光,注视着周围变化了的社会、变化中的人生,作品由摹写沉重曲折复杂的往事,转向了轻松、欢乐、充满情趣的当代生活,这是高生活品质在作家头脑中酿化后的产品。岑凯伦在这一阶段跳上香港文坛,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优秀爱情小说作家。就是这一阶段,读者需求催促了岑凯伦的成长和发展。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社会大踏步走入经济发展的高速公路,人们对台港社会和外部世界的了解欲望和兴趣越来越浓厚,而岑凯伦的作品正是反映香港这条小龙腾跃时期的社会特质和生活品质的,反映的虽不是主流社会,但毕竟是可以透过它看到七彩照光的一个水滴。因此岑凯伦很快拥有了大陆读者。

岑凯伦的作品语言质朴优美,故事情节一般都比较圆满,由于前后有六十余部作品问世,前后风格有较大变异,早期的比较凝重,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感情的波澜跌宕,如《澄庄》紧紧围绕人物命运去展开故事:少女朱贝儿因生活贫困而退学到某会馆做吧女,被花花公子高卡达看中,高卡达千方百计地将朱贝儿追到了手,但他是个极不负责的人,始乱终弃,使朱贝儿受到很大打击。朱贝儿为了不使自己沉沦,白天干活,晚上读书,想依靠自己的努力重新站起来。此时,偶遇富家子卡迪,卡迪对她倒是一片真情,朱贝儿答应了卡迪的求婚。然而,命运真是捉弄人,一进卡迪家竟发现卡迪是高卡达的弟弟。虽然卡迪爱朱贝儿,但高卡达却千方百计作梗,使两人的婚姻一波三折。小说就在这样复杂的情感交锋中向前推进,产生妙趣横生的动人情节。这在早期作品中是颇具典型意义的一例。

而在近期的作品中,则较为贴近现实生活,写作语言也较前更为活泼风趣,例如:她的最新一部作品《野玫瑰和郁金香》描写一对亲姐妹与一双守旧老公婆之间的矛盾冲突,新旧思想之间的斗争,充满了谐趣,风格与前迥异,不过也许是年龄关系,她缺少席绢这样更年轻作家的俏皮、幽默。席绢的作品有时可以让人忍俊不禁地忘情大笑,而岑凯伦的作品只是让人端庄地笑,会心地笑,至多哈哈一笑,没有哈哈再笑。当然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因为她重的不是表现形式,更重作品内容揭示的社会意义。



内 容 提 要

十八岁，是人生告别少年，走入成年的阶段；十八岁，是女孩子的花季雨季；十八岁，又是人生这部大书最容易轻轻翻过的一页。华黛诗、吕小雯、唐琦琦这三位十八岁的少女，是怎样告别少年、走入成年，是怎样度过她们的花季雨季，怎样翻过这人生大书中的一页的呢……

1

铃声响,穿白校服、白皮鞋、白短袜,背个布袋或拿个书包的女孩子,由课室走出来,单独地或三五成群地穿过校园。

华黛诗,十八岁,一头短发,鹅蛋脸,大眼睛,高高的鼻子,两片嘴唇又厚又润,眼睛流露着野性,性感透于两唇间。

吕小雯,十八岁,长发垂肩,潇洒飘逸,白皙的皮肤赛雪欺霜,杏形脸,柳叶眉,一双水汪汪的风眼,樱桃小口衬着两个小梨涡,同学们都说她有气质,尤其当她落落寡欢的时候。

唐琦琦,十八岁,活泼健康,浑身上下都是劲,她束着两条牛角辫,扎着两条银蓝的丝带,她红红的圆脸,圆圆的鼻头,圆圆的眼睛,嘴唇不大不小,一排雪白整齐的牙齿,每个人都说她应该去拍牙膏广告。她听了什么总是笑,就是爱笑。

三个女孩子以华黛诗发育得最好,吕小雯亭亭玉立,高高瘦瘦。唐琦琦也有五呎四吋(一·六三米),就是腰粗了些,二十四吋。她常常为了那二十四吋而自卑,尤其和只有十九吋腰围的吕小雯和二十一吋的华黛诗相比时。学校的同学见她圆嘟嘟,由F1就叫她小肥妹。

其实差不多每个同学都有绰号,华黛诗是小野猫。人人叫吕小雯西施,因为她性格忧郁,不开心时就胃痛,

捧心嗟叹。

她们三个人边谈边走，突然华黛诗问：“刚才还看见张绮萍在大谈港姐。”

“O·T被密斯冯召到教务处去。”唐琦琦说：“突击测验生物，她吃零鸡蛋，她想不到开学一星期就测验。”

出校门，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大男孩迎上来，替华黛诗拿过书袋，黛诗和好朋友说了一会，才挥挥手坐上一辆跑车。

琦琦和小雯看着跑车开走，她们才一起走进地下铁路车站。

跑车开了一段路，黛诗突然一拍头说：“糟糕，我忘了带鞋子，今天的芭蕾舞就不用上了。”

“时间多着呢，我送你回学校。”

“芭蕾舞鞋在家里呀！”

“回家也来得及。”包坚尼温柔地安慰她：“不用担心，靠着舒服一下吧！”

“我不要回家。”黛诗挥一下手：“我宁愿放弃一课芭蕾舞。”

“何必呢？交了学费……”

“啊，你怕吃亏少上一课便宜了老师？”黛诗心情躁得厉害：“别忘了学费是我交的，轮不到你心痛。”

“黛诗，我不是这意思……”坚尼最怕黛诗发脾气：“我们去吃下午茶。”

“对不起。”黛诗用手托着头。她不愿回家是为了那王子翔，他家里有钱关她什么事，自己家里没钱么？表妹嫁表兄，这是世界上最老土的事，真亏做父亲的想得出来。接飞机、奉承、洗尘、家里设宴等……她看见他恐怕

连晚饭都吃不下呢。

“安排一下今天的节目，”她对坚尼说：“十一点钟之前我不想回家。”

“你明天还要上课，我看最迟十点钟就应该回家。”

“你不喜欢跟我在一起？好呀，你送我去伊力家，我和他上的士高。”坚尼这个人就是老实，死心眼，肠子没转弯。

“穿校服上的士高不太好吧？你念的是名校，我们还是去吃茶，看电影，吃完晚饭后就回家。黛诗，我为你好……”坚尼说完，黛诗一拍额头，倒在座椅里。

吕小雯和唐琦琦进了地铁站，买了票子进去，就分手了，因为两人居住的地点方向相反，吕小雯住旺角，要乘观塘列车；唐琦琦住尖沙咀，要乘中环列车。

观塘列车先到，吕小雯向唐琦琦摇摇手，上车去了。

有个穿校服的男生示意给她让位，她含笑摇摇头，两个站嘛，何必这样麻烦。

走出地铁站还要走一段路，她家在旺角一幢残旧的唐楼，这种房子现在也不多见，她们一家六口租了两个房间，爸妈住一间小的，吕小雯和三个弟妹住一间较大的，可是也只能放两张碌架床、一个破衣柜和一个木书架。

她开门进去，先进母亲房间，意外地，又看见父亲躺在床上。

“爸爸，今天你又头晕？”

吕爸爸患了严重贫血，最近常常在工作中晕倒。他是一间商行的文员，做了二十年，还是个老文员，没升过职。

青春十八

吕妈妈眼泪盈眶，抽抽咽咽地说：“老板叫你爸爸退休，他说这种病，多休息及多吃补品就会好的。可是你爸爸才四十多岁，你们四个孩子都还在读书，他退休，每月没有那一千八百的月薪，单靠我车衣赚的钱，怎能养一家六口？”

“老板一定要爸爸退休？”

“他有两个提议，另一个主意……”

“雯妈！”吕文祖制止妻子说下去。

“小雯，我煲了红枣牛肉汤给你爸爸喝，你去厨房看看火。”

小雯回到房间，看见二妹小倩在做功课：“小莲呢？”小雯脱下校服，小心地把它挂起，还用手扫了扫，她就只有一件白校服、一双白皮鞋和两对白短袜。

“她在厨房看火，我功课做好了就去接班，三妹还没有做功课。”

小雯换上条布裙子，最近一两年她老长高，由五呎到五呎五吋，旧的衣服都穿不下，吕妈妈把替人车衣的布头布尾车了一条百搭裙子给她。她说：“我去厨房接替三妹，你做好功课帮我烧饭。”

小雯正在洗菜，门铃响得好急，她只得叫：“二妹，快去开门，一定是小华下课回来。”

小华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十岁，刚升小四。小雯倒了一杯白开水，拿了一块方包涂了点炼奶，小华就一阵风似地卷进来：“大姐，我肚子饿。”

小雯蹲下身，把水杯和面包放进弟弟的手里：“吃完面包休息一会，别吵爸爸，我烧好菜替你洗澡，吃完饭你可要乖乖的做功课，不要到处跑。”

吃过晚饭由三妹小莲洗碗，小雯把弟弟的校服洗好晒晾。小华也是只有一套校服，小孩顽皮，校服要天天洗。

小雯洗完澡，先检查弟弟和三妹小莲的功课，再对着时间表，为弟弟把明天的课本和簿子放进书包，把他的黑皮鞋擦得光亮亮的，做妥一切，弟妹们也上床睡觉了，她到父母的房门口看看，里面已关了灯，大概爸爸身体不舒服，妈妈不敢开动衣车骚扰他。小雯再回到弟妹的房间把大灯关掉，只开了书台的灯，一看钟，又是十点，她每晚都是这个时候才有空做功课。

躺在床上老是睡不着，爸爸一向身体弱，但还能支持，最近两个月，他已经因为头晕，三次提前下班，如果爸爸被迫退休，爸爸的责任就落在她的身上，再加上父亲的药费，恐怕二妹也要停学。

吃午餐时，琦琦见小雯愁眉不展，连忙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小雯说了一个大概：“我一夜没睡，五点半起床到厨房煲白粥，谁知妈妈已经把粥煲好，她说昨晚睡得很早，所以起得早，我担心爸爸，到他房间看他时，正在穿西装，准备上班。”

“爸爸说他才四十六岁，比列根年轻多了，四十六岁退休是笑话，他告诉我昨天因为工作太多，过劳，才会头晕。他已答应我以后不再过劳，会量力而为。”

“下了课我们去看吕伯伯。”

“明天去。”黛诗说：“明天我带瓶补血药给吕伯伯，那种药几百块一瓶，很有效的。”

◆ 青春十八 ◆

“黛诗，你怎会知道那种药有效？”

“我妈咪贪靓，节食减肥，结果闹贫血病，医生给她吃那种药丸，吃了两瓶妈咪身体就复元了，家里还放着一瓶，如果吕伯伯吃了觉得精神不错，我再送他一瓶，总之直至他完全康复为止。”

“黛诗，这样贵重的药我怎能收？”吕小雯人虽然穷，可是不轻易接受人家的恩惠。

“我们已经做了六年同学，亲如姊妹一样，你还跟我计较？”黛诗不高兴：“要好朋友干什么？就是吃喝玩乐？”

“小雯，我觉得黛诗说得很对，朋友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照顾，不应该老计较金钱，明天我拿半打鸡精，再拿几磅提子，妈说提子补血。告诉你小雯，你再婆婆妈妈我可要生气。”琦琦又转头问黛诗：“你表哥长得怎样？嬉皮士还是花花公子？还合眼缘吗？”

黛诗耸了耸肩：“可能是大猩猩，也可能是太空怪物。”

“他不是昨天由美国回来吗？”

“不错。他人还在我家里，我昨晚回家，爹地、妈咪陪了他上夜总会。今天出门上学，那表少爷还在梦乡里做皇帝。”

“你的钢琴上不是放着他一家的相片？”琦琦推了小雯一把：“上次我们到你家见到的，小雯说你表哥蛮有型。”

“是吗？我倒没有留意。”黛诗像发现了新大陆：“你们有缘我为你俩做媒，小雯呀，王子翔家里好富有，你嫁了他，做了豪门阔少奶，吕伯伯也不用干那劳什子文员。”



“黛诗，”小雯脸也红了，说：“别信琦琦，她胡诌，其实是她……”

“我看中了黛诗的表哥？”琦琦打个喷嚏：“我对男人没兴趣，当然，除了我爸爸和弟弟……”

“爸、妈。”琦琦走进唐记士多，拿个苹果咬了一口便大声叫。

“放学啦。”慈祥的唐妈妈由店子里面走出来：“看你，一脸的汗。”

“热嘛！妈，给我准备半打鸡精、三磅鲜提子，明天我上学要。”

“我睡前放进冰箱，你别忘了拿。”

“我回家，做完功课代你收银。”琦琦拿了两个苹果放在布袋里。

她家就在士多旁的一幢大厦，她住三楼，很少乘升降机，总是跑楼梯。

她走得快，又一面吃苹果，上面下来的人也在赶，两个人在楼梯相撞，琦琦手中的半个苹果滚下楼梯。

“我的苹果，我的苹果……”

“对不起，下次赔你一个。”

琦琦抬头看，撞个正着的是个大男孩，年纪和包坚尼差不多，约五呎十吋，雄雄壮壮的很健硕。

她每天在楼梯跑上跑下，起码两次，快一年了，这小子是谁？他来干什么？八成是找人，为什么不乘升降机，要跑后楼梯，难道他是……

“喂！你为什么跑后楼梯？找谁？”

“找？老妈。”

青春十八

“鲁妈？”琦琦暗忖：“搬来这大厦快一年，这大厦好像没有人姓鲁，喂，鲁妈是什么人？”

“老妈子就是娘亲的意思。”他一直往下跑：“不管你是 ICAC，还是 CID，我忙着，没空跟你聊天。”

“八成忙着散水，但是他又不大像劫匪啊……”琦琦边上楼梯边喃喃的，她摇一下头，到家时已把刚才的事忘记。

她用钥匙开了门，走进客厅，看见冬冬坐着看卡通片。

唐冬冬是她的弟弟，十三岁，刚升上中学一年级。

琦琦用手轻拍他一下：“喂，还看卡通片，BB 班幼稚生？”

“苛政猛于虎。”冬冬用手揉了揉头发：“精神的虐杀。”

“你不要乱抛书包，”琦琦坐下来，从布袋里拿出了两个苹果，一个交给了弟弟：“功课做好了没有？”

“妈说放学回家先休息休息。”

“你已经休息够了。”琦琦打弟弟的屁股，推他一下，顺手关上电视机。

唐琦琦洗完澡，换了条牛仔裤和宽身 T 恤，她总认为自己腰粗，不敢穿裙子，连贴身 T 恤、衬衣也不敢穿。

她做好功课温习完毕，对冬冬说：“我到店子和妈交班，你有什么不懂的，来店里找我。”

“我学贯中西，样样了得，走吧！女孩子真烦，婆婆妈妈。”

琦琦气得直翻眼，她走到店子：“妈，我来了。”

琦琦坐在收银机后，唐妈妈回家烧饭去了，每天差不

多都是如此。

唐记士多面积不算小,货品种类也多,只请了两名伙计,一个照顾铺面卖东西,另一个多半要去送货。唐伯伯最近有意和朋友合资开超级市场,因此在店子的时间少了,琦琦不帮忙,就不够人用。

“请给我半打梨子、半打苹果。”

唷!声音好熟,琦琦伸头出去一看,一个穿灰白牛仔褲的小子,正从红色的T恤拿出钞票来,他不就是刚才在楼梯碰到的男孩,看样子他不会是什么劫匪,劫匪早就逃之夭夭,还在这儿买水果等上差馆?琦琦收了钱,看着他离去。

电话铃响。“唐记士多。”

“姐姐,‘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是怎样解法?”冬冬在电话里哗啦哗啦。

“你不是学贯中西吗?”

“我被人欺负得落井下石,救我!”

“你听着,解释是……你这个人很固执,固执到不能明白事理。怎么啦?开学不久就教了《愚公移山》吗?”

“不是的,B女骂我木已成舟。我功课做好了,打个电话去骂她。”

“木已成舟?”

“她骂我笨得像块木头,拜拜!”

“天!可悲的初中生……”

华黛诗轻步走进客厅,正要上楼。

“黛诗!”父亲的声音,黛诗吁口气,拖着脚步回到客厅。

青春十八

华斌的脸拉得好长，黛诗站在他面前，像支柱子。

华太太爱女情深，微笑说：“坐下来，爹地有点话跟你说。”

黛诗马上找张舒服的椅子，刚弯下身，华斌叫：“给我站得好好的！”

“爹地！”华斌是严父，但对这独生女一向十分疼爱。

“别向我撒娇，的确，我过去很宠你，因为你还是小女孩不懂事，现在你已经十八岁，怎可以这样没分寸？”

“我还差几个月才十八岁，成人身份证还没拿到。”

“你再驳嘴我就打你，你姑姑的话是对的，男孩不教是蛮牛，女孩不教是蠢猪，你看子翔……”

“王子翔一定很有家教。”

“黛诗，你就少说几句。”华太太可真担心丈夫会打女儿。

“不错，子翔有风度，有家教。”华斌的嗓门粗着：“你表哥来，不去接机，一家人等你上夜总会吃饭，你影子也不见，今天你一直闹到现在才回来，全家人等着你回来吃下午茶、吃晚餐，你去了哪里？我叫司机到学校接你，接不着，你到底有没有上课？”

“当然有！要不要看今天的笔记？”

“你去了哪里？”

“还不是吃茶、看戏、吃晚饭。”

“你不想见你子翔表哥吗？”

“反正他住在我们家里，还怕没机会见面吗？”

“明天你等司机接放学，下课马上回家陪子翔，哪儿都不准去。”

“明天不行！吕小雯的爸爸病了，我答应了明天去探

望吕伯伯。”

“改后天，”华斌的声音似乎温和些：“明天陪陪你表哥。”

“爹地，”父亲退，黛诗进：“我答应明天带一瓶补药给吕伯伯，我怎能言而无信？”

“好，明天我会叫司机送去吕家。”

“司机，司机又不是我，小雯会误会我摆架子，对她没有真心。”

“吕小雯是你的同学，王子翔是你的表哥，哪一个亲？感情该分厚薄。”华斌一点也不妥协：“就这样决定。”

“不！”黛诗流下泪来：“我不能对不起小雯。”

“你就可以对不起子翔吗？”华斌摆一下手：“夜了，回房间睡觉。”

黛诗哭着跑上楼梯，华太太想追上去，华斌一手捉住她：“哭一下没关系的，她年纪不小了，不好好管教，会害了她。”

黛诗拍上房门，扔了书袋，踢去皮鞋，把床头柜上的洋娃娃一个个掷在地上，她恨王子翔，都是他。王子翔令他们父女不和，王子翔令她第一次被父亲教训而流泪，王子翔令她失信于同学。

感情分厚薄，她认识吕小雯六年了，几乎天天见面，她和王子翔呢？没见过一秒钟，谁厚谁薄？他凭什么有特权？

她突然觉得父亲好现实，更怀疑父亲利用她。

华斌一直想兴建一间很大很大的酒店，还要附设一个全港最大的购物中心。

华斌投资很多，流动资金不足，但是，他的庞大计划